

玄小佛著

誰來愛我



谁来爱我

(台湾) 玄小佛著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谁 来 爱 我

(台湾) 玄小佛著

*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)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南京东海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75印张 98千字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0册

*

ISBN 7—80074—135—4/I·81

定价：1.90元

责任编辑：平 林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充满悲欢离合、使人为之感伤又为之欢欣的故事。

美得足以构成祸水的姐姐于平，在爱的年龄里，却一直过着没有爱的日子，只为实现母亲遗愿，寻找三个被父亲卖掉的弟妹。结果，却找回了三个麻烦，三个问题：十个男人九个爱、当过妓女、行为放荡的大妹于凡，阴沉、傲气、自私的二妹于普和只会扮小丑、充满自卑的弟弟于通。三个人，三条心，制造了一系列爱与恨的风波。当于平用责任扑灭了两个妹妹之间因性爱而燃起的妒火，当三个弟妹的血缘交流在一起的时候，真是意想不到，她自己居然成了局外人，为找不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呼天叫地。命运是公道的。到头来，全部的爱，终于交织着包围了这个永远在付出的女孩，她和他彼此对自己宣告，他们在做一件永不后悔的事。

目 录

- 1 十个男人九个爱..... (1)
- 2 把你的假胸罩拿下来..... (15)
- 3 到底是26岁的女孩了..... (29)
- 4 你就这么不小心爱上一个女孩吗..... (44)
- 5 不准说“妓女”这两个字..... (59)
- 6 如果没有人在, 我会吻你..... (74)
- 7 这是刹那的感觉, 不要说出来..... (88)
- 8 谁来爱我..... (103)
- 9 她和他在做一件永不后悔的事..... (117)
- 10 每一个人都不敢相信..... (132)

身高六尺一时的周大卫，很久没有享受过，坐在马桶上，右手抽烟，左手看报的顺畅滋味了。

周大卫笑笑，第六版有条小新闻——

旅美脑科博士周大卫前天返台，今将演讲有关——

正要摔开报纸，周大卫的视线被一条寻人广告拉住了。

“于凡、于普、于通，我是你们的姐姐于平。看报后请立即联络……。”



旧式的红木雕刻家具，加上虚无缥缈的中国山水画，睁开半只眼睛就知道，这是个完全不受西方文明蚀食的中国家庭。

周大卫从厕所出来，换了一身铁灰的西装，站在这间中国式的客厅，活象来了个外人。

“爷爷，爸爸，妈，都上桌啦？”

周大卫坐上自己的位子，端起稀饭。

“阿祖，演讲别忘了把我们中国人那套医药老方子加进去，吃点酱菜，我教你妈腌的。”

说话的是周大卫的祖父——周清河，一个开跌打损伤武

术馆，有各种千奇百怪、祖传秘方的老头，是个顽冥不化，连皮鞋都不肯穿的老头。

“爸爸，阿祖讲的是脑科，把中国的老方子加进去，不伦不类。”

周仁义，周大卫的父亲，才说了几句话，周清河的眼珠子就瞪过来了。

“等我死了，这种话你再开口也不迟，分明是个中国人，给阿祖取个洋名字，仁义，我告诉你，28年来，我对大卫这个名字，耿耿于怀气难消。”

周大卫嬉皮笑脸的，赶快做个圆滑的判断者——

“爷爷，我也不满意这个名字，不过，爸爸喜欢嘛，做儿子的就不能反对罗，孝嘛，中国人不是讲究孝嘛。”

周清河满足地拿筷子，打了下周大卫的脑门。

“墙头草，两边倒，明天起早点，太极拳你多久没练了，在美国，我看你手脚都没动过。”

周大卫一口咽光稀饭，又盛了一碗。

“爷爷，好吃呀，果酱、奶油、面包，腻的我快疯了，爷爷，刚刚上厕所，看了条寻人启事，有学问，平凡普通，姐姐叫于平，她登报找弟弟妹妹，照秩序来的于凡、于普、于通，哎呀，时间来不及了，爷爷，爸爸，妈，我得走了。”

周大卫扯扯领带。

周仁义讨好地对70岁了还声如洪钟的父亲，半炫耀地：

“爸爸，阿祖这身西装料子是我亲手挑的，穿在阿祖身上，说他拿八个博士，人家都相信。”

周清河看也不看，咬了口酱菜。

“西装革履，衣冠禽兽。”

周仁义想反驳，老婆陈素用手肘撞一撞，周仁义的种种不满，随着稀饭下肚子里去了。

□

□

□

小小的酒会，算是西药厂商，巴结这位年轻脑科专家的一项形式。

于平匆匆进来，签了个名，转身要走，撞到拿着酒杯的主客——周大卫。

“对不起，弄脏了你的西装。”

周大卫毫不在乎地笑笑，露出一口好牙。

“西装革履，衣冠禽兽，我叫周大卫。”

神色匆匆的于平，有趣地笑出来，伸出手。

“原来是你，常这样调笑自己吗？我叫于平。”

周大卫夸张地望着于平，握着手。

“你叫于平？今早蹲在马桶上，我还看到你登的寻人启事，该不会是巧合吧？平凡普通，好名字，你爸爸一定是个哲学家。”

笑容着的于平，收回手，笑容象被狂风卷掉了；

“我爸爸是个酒鬼加赌徒，对不起，我有事，没时间参加这个酒会。”

于平说完，整个人，又被一阵狂风卷走了。

生得一口好牙的周大卫，那口牙，就一直露着，傻瓜似的，原地不动。

□

□

□

于平车开到一户陈旧破落的违章建筑旁，50多岁的宋美玉，已经穿上她最登样的衣服，站在那等了。

于平下车，面对干皱皮肤上，打了层厚粉底的宋美玉，十分客气地：

“请问宋小姐吗？”

宋美玉晃了晃拿皮包的手，笑得露出长年经过烟薰、发黑不齐的牙。

“什么宋小姐，人家都喊我宋姨，这张脸是骗不了人的啦。”

发黑不齐的牙，和那张干皱的皮肤，说起话来，带着沧桑的豪爽，与不拘泥的诚恳。

“可以走了，20分钟就到了。”

宋美玉自己开车门，一屁股挨下去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皮包，拿出烟来。

“本名叫于凡，对不对？”

于平一边倒车，一边感激地点头。

“是叫于凡，21岁。”

宋美玉吐出一口烟，神情舒畅地又露出发黑不齐的牙，手往自己大腿上一拍，语态一副恨铁不成钢。

“你昨天电话里说，妹妹被送走的时候，你才5岁，你不知道她现在的样子有多讨人喜欢，腰是腰，屁股是屁股，就是胸部扁了点，那张脸，十个男人见了九个爱，我劝了她几年，叫她改行，别再卖了，她呀！”

宋美玉又深吸了口烟。

“你不知道你那个妹妹，讲不听的，我说我来负担学费，叫她去念个夜间的补校，白天找个正经工作，将来不说嫁人哪，做什么，讲出去都好听点嘛，嘿，她不要，死说活说，她就是不要，该转左边那条巷子了。”

宋美玉吸烟、吐烟，始终是那张恨铁不成钢的表情，另一只手，指挥着。

“也不能怪你妹妹啦，我自己还不是，年轻的时候，一跌进坑里，是想爬出来，但爬出来，到哪去赚那么多钱，干粗活又苦，唉！一拖五十多了，总算还有些老客人，否则别说抽烟，连吃饭钱都没有。”

于平一直保持专心倾听的笑容，心里却努力勾划于凡21岁的长相。

“停了，停了，就这。”

于平刹车，正礼貌地伸手欲替宋美玉开车门，宋美玉已经叼着烟，自顾自地下车了。

“四楼，你妹妹住四楼，我陪你上去。”

于平刚想表示感激、婉拒的微笑，宋美玉象个老朋友似的，搂着于平的手臂，就上去了。

上了四楼，宋美玉有点喘。

于平心中勾划的妹妹——于凡，终于出现了。

21岁的于凡带给于平的第一个感觉是失望的。

十个男人九个爱，于凡是漂亮。

但于平是多么期盼一张纯洁，无邪，带些少女情怀的神采。

站在于平面前的于凡，厚粉，蓝眼影，枣红的唇色，两边面颊，被腮红沉重地包围。

最让于平气馁的是，一根烟叼在于凡涂满滴血红般的指甲间。

“登报找我干嘛？”

象一支冷箭，于平还来不及开口，于凡已经摔也不摔地

明射过来了。

“我来接你回家。”

“家？”

于凡老练地喷着烟，瞅望了于平一眼。

“这就是我家。”

宋美玉生气地用指尖点于凡的额头——

“怎么那么不知死活，你姐姐好不容易找到你，希望安排一个新的生活给你过，你看你那副吊儿郎当的德性，别在你姐姐面前抽烟。”

于凡象对个同龄的老朋友讲话似的，不领情地朝宋美玉吼。

“你干吗那么多管闲事带她来？报纸上那几个字我还认识，我叫小月，没兴趣回去当什么于凡，于凡只不过是身份证上印的两个字，对我没意义啦！我喜欢叫小月！我喜欢当小月！”

于平难过地望着于凡，难过地看着于凡杂乱的屋子，只有一间卧房的屋子。

“跟我回去吧，于凡，妈妈去世了你知道吗？我是长姐，妈妈临终，要我把你们都找回来。”

于平努力让唇角有笑容，努力让那笑容，充满爱心，充满情亲，充满一点减少距离的幽默感。

“还记得吗？你下面有个妹妹叫于普，再下面是个弟弟叫于通，如果全找齐了，就是平凡普通，有意思吧？于凡，换件衣服，跟姐姐回家。”

于平的幽默感，没有打动于凡，于凡似不屑般，拉拉地摊买来的廉价睡衣肩带，的确胸部是有些发育不良状。

“不回去就是不回去啦！什么平凡普通，你觉得把这四个字凑起来好玩的话，另外找别人啦！”

于平求助地望宋美玉。

宋美玉象个妈似的，开骂了起来——

“小月，不回去以后你就不要认我宋姨！吴妈妈那边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要卖都没地方了！我给你30分钟的时间！整理几件端庄点的衣服，跟你姐姐走，其他那些露肩、露胸的全给扔了！”

宋美玉的影响力，比于平磕头都管用。

于凡心不甘，情不愿，将床旁的旧脏布帘一拉，在里头换衣服了。

宋美玉象完成了一桩心事般，点了根烟。

于平研究地望宋美玉。

宋美玉？宋姨？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
三吼两叫的，于凡就乖乖地从命，自己说了半天，又是笑容，又是恳求，听在于凡耳朵里，象放了个不声不响的屁。

旧脏布帘拉开了。

于平看呆了。

那发育不良的胸部，象从整形医院回来似的，高耸地裹在露肩的紧身T恤上。

宋姨又开骂了。

“小月，我刚刚怎么讲的？这是你姐姐，要带你回到一个好环境！肩膀漂亮呀？换掉！”

于凡的怒意，牵挪到目瞪口呆的于平脸上。

“看什么看？肯跟你回去，已经够委屈了，要不是宋

姨，我理都不理你！顺不顺眼随你便，我小月喜欢这么打扮。”

宋美玉还要再开骂，于平连忙阻止。

“没关系，她肯回家就好。”

□

□

□

“你蛮有钱的嘛。”

于凡朝客厅四周瞄了一圈，拿出烟。

于平接过于凡似扑了层灰的箱子。

“要不要看我替你布置的房间？顺便洗个澡。”

于凡朝地毯边弹烟灰，边跟着于平走。

总算有点笑容流在于凡的脸上了。

于凡象得到礼物的孩子，摸摸全新的化妆台，小茶几，再摸摸全新的床。

“可以躺一躺吗？”

于平听到要求的声音，于平尽力地使自己的表情亲切、温和。

“当然可以，这是你的卧房，右边的小门进去，是个人浴室。喜欢这个房间的颜色吗？”

又躺又滚的于凡，又露出笑容了，带点稚气，带点不敢置信。

“粉红是我最喜欢的颜色，真的是我的房间？”

“特别为你设计的。”

于凡抱着枕头，略友善地瞅着于平——

“你干吗要找我？”

于平苦涩地笑笑，往茶几旁的沙发坐下。

“妈妈临终要我把你们都找回来。”

于凡耸耸肩。

“我妈长什么样子？”

于平站起——

“我拿照片给你看。”

于凡手一挥。

“不用了，问问而已。”

于平失望地看于凡将脸用力贴枕头的样子。

“你宁可抱着枕头，不愿看妈的遗照吗？”

扔开枕头，于凡取了根烟——

“她跟我什么关系？不满一岁，就把我卖掉。”

于凡声音毫无爱与怨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都象吐出的烟雾，没有生命的飘动着。

“14岁又被养母卖去当妓女，要不是宋姨拉我出来，我还在过一天接几十个客人，有事没事挨鞭子的日子呢。”

泪在于平眼眶打转，14岁？多干净洁白的年龄，多需要爱与呵护的年龄。

泪转出了于平的眼眶。

于凡视若无睹地抽着烟。

“掉眼泪呀？不必了，我14岁那年以后，就没掉过眼泪了。眼泪？眼泪能干嘛？一根香烟都买不到。”

稚气的笑容，转为沧桑的世故。

于凡的神态，于凡的语音，于凡抽烟的姿式，不是21岁，比26岁的于平还大，还老。

“于凡，不要恨妈妈，卖掉你的不是她。”

于平一边拭泪，一边等着于凡来问答案。

抽烟的于凡不在乎似地冷冷一笑。

“我才不管谁把我卖掉呢，反正挨鞭子的苦日子都过去了，我现在爱接客，就接客，不高兴，就去看电影、租小说，接客的，钱，一毛都不被剥削，全进我口袋里，你晓不晓得？我那些姐妹帮里，我还是会头呢，每个月聚聚，收收会钱，喝，快活得很哦。”

心口被酸与痛绞着，于平泪不止地流落。

“于凡，愿不愿意详细告诉姐姐，从你有记忆以来的一切生活？”

于凡声音冷酷地——

“我讨厌看人掉眼泪，有记忆以来的一切生活都告诉你？你有兴趣听，我没兴趣讲。”

泪象奔腾的瀑布，母亲去世时，于平都没有这么多量的泪水。

□

□

□

一套太极拳下来，周大卫汗流、气喘。

周清河象轻松地刚散完步。

“爷爷，你呀，老当益壮，我不行了。”

周大卫一边喘，一边服输的表情。

周清河狠狠地拍打周大卫的背。

“挺直，在美国念脑科，把背给念驼啦？”

拭着额角的汗，周大卫报告秘密似的，英挺的单眼皮，露出几分喜意——

“爷爷，昨天演讲完，参加药商替我开的酒会，我碰到平凡普通那个叫于平的，咋，还好我没女朋友，值得追哦，长相就甭提了，那个气质跟个性呀！”

周大卫对周清河使了个暧昧的眼神。

“爷爷，你再年轻几岁，保证你跟我抢着追。”

周清河大白眼一翻。

“我传给你的那套中国老方子，你丢到哪去了？回来才不到两个月，就跟我谈女人？”

周大卫又露出他一口又好又白的牙了。

“爷爷，从小就崇拜你的啦，忠心不二，没忘掉，要不要考一考？爸爸生我的嘛。他要我读医科，又要我到美国，我能反抗嘛？”

周仁义带点恭敬地出来了——

“爸爸，吃早饭了，吃完早饭，大卫得赶到医院去，第一天当主治大夫，迟到人家会说话。”

周清河看也懒得看周仁义。

“喊阿祖，什么大卫，又不是外国人，你自己先吃吧，中药铺不开门啦？赚钱、赚钱！拿了个洋博士，阿祖捧着大把钞票淹死你！”

一句话都不多说，周清河离开有棵百年榕树的大庭院。

周清河一走，周仁义父亲的威严拿出来了——

“大卫，不是我反对你祖父，我们祖传的那套出不了头，我把了一辈子脉，捉了一辈子药，病人永远是那几个，吃不饱，饿不死，你给我争口气，不出两年，你名望也有了，钱也有了，周家靠你打江山了。”

周大卫无趣地拍拍肚子。

“第一天不能迟到是你说的，这里饿了。”

夸张地露出饥饿的表情，周大卫逃难似的，赶忙进屋去。

□

□

□

这一觉睡得极舒适。

于凡活了21岁，从没有一间光线柔和，色调优雅，枕头，床单那么软，触感那么好的床。

香甜地趴着，隐约中，客厅传来争斗的嘶喊与悲凄的叫声。

于凡翻了个身，嘶喊与悲凄的呐声，愈来愈强烈，愈清晰。

“十万块你都拿不出来吗？”

“拿出来是害你！”

于凡一边恨那嘈杂声，一边好奇地要去认识那个要钱的沙哑声。

外套也不加一件，于凡那身地摊廉价的露肩睡衣，就开门出去了。

□

□

□

“今天不拿十万我不走！”

于学龙大摇大摆，坐在小羊皮的沙发上。

麻木般的于平，嗓门难过夹杂着坚持的抗拒。

“这也算是你的家，你可以不走，但我不会拿钱出来，一毛都不会拿！”

于平凄厉地望着于学龙，眼神索命般，完全没注意穿着睡衣的于凡。

“妈妈去世不满百日，你尽过一天丈夫的义务吗？赌博喝酒！回来对妈妈不是拳打脚踢，就是满口粗话！”

于平厉声地嘶喊——

“妈妈去世你人在哪里？妈妈下葬，你掉过一颗眼泪吗？下完葬，你第一句话就是要钱！”

于学龙冷哼的一笑——